

速記叢書

# 談經驗記速

李曼齋等作

SKBC  
MG  
H126.1  
13

行印學校記速偉

# 本校編譯部出版之圖書目錄

本校爲便利學員研習，除講義、指導書外，並編印參考書甚多，學者可自由選購。

- 速記學習法 (鄧順綱著) 每冊四千元  
(介紹一種最有效的學習法，是學習成功的捷徑、祕訣、南針。)
- 速記發音法 (李砥堅編) 每冊三千元  
(分析各個基本符號之發音方法，並附圖解說明，正確、明瞭。)
- 中國速記導師 (伍天峙著) 每冊三千元  
(介紹本校校長唐亞偉先生生平，極爲生動，全部速符文字對照)
- 速記叢談 (唐亞偉著) 每冊三千元  
(本書對速記學術諸問題，有嶄新之闡述，立論正確、獨到。)
- 怎樣紀錄人名 (鄧順綱著) 每冊四千元  
(本書介紹紀錄人名之方法，足能解決中外速記上之一切難題。)
- 速記經驗談 (李曼資等著) 每冊四千元  
(爲本校各先進同學，實地工作之經驗結晶。敘述異常生動。)
- 速記學家 (蕭林著) 每冊四千元  
(亞偉先生之生活、思想、性格，以文藝手法描寫，親切細膩。)
- 略符研究 (張培彩著) 每冊四千元  
(對略符構成之原理與方法，作詳盡之敘述，使學習便利迅捷。)
- 紀錄符形之演進 (唐亞偉著) 每冊六千元  
(本書將我國五千年來之符形變革，作有系統之闡述，極爲珍貴)
- 中國各式速記評述 (劉捷聲著) 每冊六千元  
(詳述中國各派速記之優劣與改進之途徑，立場公正措辭謹嚴。)
- 速符範寫片 (編譯部編印) 每冊四千元  
(要想把速符寫得正確、美觀、活潑，就請用這套範寫片。)
- 亞偉速記字彙 (編譯部編印) 每部八千元  
(速記正音的導師，翻譯檢字的良友。)

以上叢書，平寄郵費不收，掛號郵資另加一千元。

經驗是個人的學問，叢書是大眾的經驗

# 勝利的微笑

MG  
H126.1  
13

兩支鐵筆戀戰廣東大酒家

速記符號橫飛東西兩戰場

——秦狄原——

第一班船已經放了第四次汽，眼看是趕不上人，只好再等三個鐘頭，搭九點鐘的第二班吧！

雨下的更凶了好像天老爺故意和我們意欲趕路的人爲難，爲了信用關係和M兩人共着一把小傘，穿過稠密的雨絲，跑到碼頭，擠進又悶又熱的客艙裡摸摸衣服，已經大半被雨打溼了。

心裏越急，船越走得慢，錶針像跑馬似的，十點，十點半……十二點也快到了，船機永遠是那樣的慢地震動着，從微小的船艙空隙里，只見霧氣騰騰的江面和朦朧隱現的青山，雨還沒有停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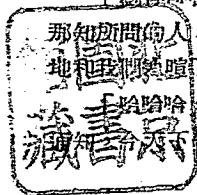
十二點五十分才離碼頭，嚴格地說起來，已經是下午了，要是人家的會議因爲我們兩個人而停止進行，多難爲情啊！於是不管是泥是水，爬上了坡，我想：叫車子去也許可以趕到的，我便喊：「車子，臨江路」，一輛空包車從我們的面前經過，車夫低着頭踉蹌地走着，像沒有聽見叫聲似的，以後逢車便叫，但車夫們總是不慌不忙的回敬我們一杯搖酒。頭

「算囉。」我忽想起了這正是十二點車夫交班的時候，便拐了M一下說：「還是用我們這『11』號汽車」直接開去吧，求人是不行的」！

「劉律師在屋不」？我看見那塊燦爛奪目的大招牌，進屋便問，

那知所問的人，正式所找的人，經過自我介紹以後，劉律師十分殷勤地和我們寒暄了一陣，他的每一句話完結總接着一陣哈哈的笑聲。

「哈哈，好極啦，好極啦……」剛才我接到酒精工業同業公會的會分函組語，一組論技術問題，一組討論經濟問題



題，」他小心地扶了一下黑邊的近視眼鏡，燃着一枝小大英，忽然如有所得似地說：「你們兩位——可以各當一面了……」他忽然把眼光轉移我們半系的衣服上，便又如受驚慌地說：「哦，冒雨遠道趕來，實在太辛苦啦……那麼我們就到廣東大酒家去。先吃點飯，時間也不早了啦……」

午飯後，會場的各處已經傳播着喃喃的語聲。根據劉律師的來信，這些來賓都是「專家」，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重慶第一區酒精工業同業公會約請各界專家，於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廣東大酒家舉行技術討論會……請代為推薦一二位速記專家臨場擔任記錄工作……」

遇到的人劉律師一一介紹，「這是張先生……這是李先生……」但是因為速度的疲乏和會場的沉悶，腦袋昏昏的有些隱痛，除掉幾個久聞大名的人而外，一剎那忘得乾乾淨淨了。M傍着我坐在一張深橙色的沙發里，閉着眼睛，想休養休養精神來應付未來一場激烈的血戰。

光景四點鐘，鈴聲才把到會的專家們串成一個矩形的圈子，緊圍着一條四丈來長的條案，像一條花腳的千腳蟲，蟄伏着暗自準備隨時用牠的毒汁來噴射對面的敵人。

茶點用畢，會便開始。從長案的中端把到會的人，切成東西兩組，我們原來的計劃是兩人合記，一人記大綱，一人記細則，想把這令人頭痛的什麼工業技術問題毫無遺漏地記下。現在既然新開闢了第二戰場，我們就不能不單槍匹馬各當一面了。

「專家」，你顧名思義，一定會想到他能操熟練的國語，或者最低限度普通話是說得流利而且好懂的，那知事實意外，這些專家們固然有一部份國語講得挺甜挺順，但大部份都是非驢非馬的混合話，雖不像粵語閩調那樣離奇難懂，而聽起來尤其是記起來也是夠傷腦筋了，加上那如閃電似的速度，配合着許多釀造上的外國文專門名詞，我們不是釀造專家，當然有很多實際上的困難，這些困難怎樣解決呢？以這種風馳電掣瞬息萬變的戰場上，還能容許你緩容地思想嗎？只要你

筆得到一刹那的休息時間，那些流水似的語言立即會像一縷淡薄的青烟迅速地飛到九霄雲外，不留一絲痕跡，你只好雙眼巴巴，望筆興歎了！在危急存亡，千鈞一髮的當兒，幸虧我靈機一動，順手杜撰了許多千奇百怪的臨時符形，才能手不停筆地記下去，原稿紙像雪片一般加速地從我的筆下飛到案傍，他們的話像彈雨，像流星，像奔騰澎湃一瀉千里的洪流，但它們的足跡都清晰地印在我的紙上，我還能不興奮嗎！大戰方酣的時候，第一戰場逐漸混亂起來，以至於最後秩序簡直無法維持，M只好放棄據點，把兵力集中到這一面來。

「你累了嗎？」M從後面拍了我一下，我一見援兵開到，馬上收兵停戰退到後方的一張籐椅上坐下，一方面休養生息，一方面從容觀戰，看着那堆紛飛的稿紙，聽着那千奇百怪的語言，我的心暗暗的微笑了，任憑你們是孫悟空一筋斗一萬八千里也打不出我如來佛的掌心啊！當時如果有一面鏡子，一定可以看見我的臉上是泛濫着勝利的光彩，從戰勝得來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啊！所以奉勸追求快樂的先生們，還是舉起槍來向你們的敵人挑戰吧！

散會時室內已經被燈光佔據了，把原稿收拾起來頭痛得像要爆炸一樣。

「……太疲倦了，我知道要鬧病的」，M睡在中國旅行社的床上，雙手掩着肚子，低聲地說。

「喂！加點油！你把它譯完了就算完事，詳細的整理我全權負責」。我也有些傷風，但還是強支着架，一面理稿，一面給他打氣。

「……明天無論如何也要趕回去，這幾天的課卷一定又堆了一大堆啦」！

「……………」

直到把那些圖畫似的符形全部變成一篇篇有條有理的講稿送到劉律師和曾老先生——酒精工業同業公會的負責人的手裏時，已經是第三天的下午了！

在歡送聲中，二十七號的早晨，我們更依然共着一把小傘，零亂的足音奏着凱旋的戰歌，興致勃勃地重返學校。

「嗶嗶嗶……」我拍拍虛掩着的大門，小劉從裏面嘵嘵跳跳的出來開門，一把拉住了我和M的手，大喊大叫地說：「速記專家回來啦，速記專家回來啦！……」

## 要作活的速記

### 關於聽寫的一點經驗

伍 天 峙

速記的方法是記音，速記的目的是記意，所以在我們聽講的時候，不僅是要聽清楚發言人的聲音，還要了解他所講的是什麼？假如只記得聽到的聲音，則紀錄稿便像一個錄音器所作的，錯誤橫生，矛盾百出，同時在翻譯的時候，便感覺很多困難：

第一：他不知那一個符號，究竟是什麼意義。

第二：沒有深刻的印象幫助他回憶。

第三：他不知那整篇的講稿中心意義何在？

第四：他不知那篇講稿如何分配段落。

於是，每每把「意思」當成「以是」，「會議」譯成「同憶」，「魏非爾」當作「僂肥耳」，「戰戰兢兢」譯成「站站近近」。整篇稿子，連成一氣，只是糊糊塗塗，不知所以以這樣結果下來，會使自己對速記符號的功用，發生懷疑，甚至把已學成功的技術，都因快心而丟棄。

因此一個初學者，在練習聽寫的時候，就不要養成一種「死記」「記死」的習慣，把全神集中於求速——忙着去追趕聲音，而把對方的意義忽略了，一個學成者，初次出席記錄，尤不宜於為求一字不漏的，手忙腳亂的，累得滿頭大汗，這樣，辛苦的結果，是吃力不討好的，因你譯出來的紀錄稿，必是連篇累幅，晦澀索索，狗耳不通，尤其是你紀錄一小時的稿，必化三五日時間，不能譯譯出來，這真是何苦由來？除非你紀錄新聞廣播，你才需要用最高的速度追趕聲音，因廣播是預備好新聞稿，在背誦的，漏了一個名詞和數目字，都將減少紀錄稿的價值，所以你需要緊要點工作。遇到演講，座談或會議，作不妨暫點，逍遙點，聽清楚講者的意思，才動筆紀下也不遲。因發言人為何聽眾明白他的意思，會再三用不同的詞句，來解釋他的意見，那麼你紀錄時，只捉住他的要點便夠了！

有時遇着重要的講演，你唯恐有遺漏，可以當發言人說完一個字或一句話之後，你聽準了，即迅速紀下，把那些「的」，「了」，「麼」……虛字和冗句，省去，不記，而記每句，和每段的梗概，這樣總不至於趕不上速段，翻譯時，為閱讀流利，不妨再加些虛字。配予修飾，使它能成為一篇好文章，這樣的紀錄，才能事半功倍。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活的速記」，要隨記意即速記，記音僅是我們所用的手段，不是目的。我們千萬不可把本末倒置，以致自耗費工夫。

# 陸大參戰記

李 曼 黃

## A. 戰 前

下了陸大的校車，傳達提着我的小旅行袋，引到祕書室。

『這位是誰同志？』我注視着一位二十五歲左右的青年，向傳達問。

『是，是，我是鄒奎。』他愉快的搶着回答了，並問我道『貴姓？』

『李曼黃，從亞細亞記學校來。』

『喔，喔，好極了，好極了！我們正在盼望你。今天我親自到重慶去跑了一整天。拜望過許多同志，他們都因為不便離開職務而不能來，所以特別派人到貴校去接李同志。』他說的是清晰的四川話。

夜色籠罩了大地，銀河橫貫在天空，我們邊走邊談地到了陸大的學員宿舍。

## B. 在戰場上

「多記少譯」

起床號響了，號兵把我從夢中叫醒。漫長的「DO」音在我耳裏繞了半天。

『…每天有三次訓話，每次一點半鐘，我們兩個人用什麼方法記？』鄒說。

『這應該有三個人記錄，每人記一次才好，但既然只有我們兩個人，只能夠兩人分開記了，今天我記三個鐘頭，你記一個半鐘頭，明天你記三個鐘頭，我記一個半鐘頭，可以嗎？』

『可以，可以，吃過早飯你先記，第二次我記，第三次又由你記，明天…』說着我們已在飯廳了。

…何總長（應欽）從講臺上面的側門出來，值星官高聲喊着『立

正』，三百多個學員一齊立了起來，總長回了禮請大家就座，把軍帽和手套放在講壇上。

「各位學員，今天……」總長的話開始了，來勢相當凶猛（快）。

「不要讓任何一句話漏脫，但要沉着，不許過分緊張，因為得歷戰九十分鐘。」我的統帥部——神經中樞這樣下令。

總長說的是貴州話，但不純粹，起初是中等速度，慢慢却加速了，於是加，加，加！直到快得如同一匹千里馬。我埋着頭，將一支鉛筆上下左右的飛舞，於是千奇百怪，變化多端，而具有藝術形象的速符，便在幾秒鐘之間，充滿了一條無形的橫紙；在幾分鐘之間佈滿了一頁空白紙。左手的工作是一頁一頁的揭着紙張，右手却不敢稍停半秒鐘，因為在這緊急關頭，有半秒鐘的停留，就至少有一個，甚至兩個以上文字的損失。在需要『快』的配合中，我聚精神會，這支筆也就『得心應手』而運用自如了，我的精神很愉快，因為我雖然不會作文，但也可以『筆下生花』哩！

當然，『快』不見得是長久的，正像高空丟下炸彈，加速，加速，再加速，也會像向天射出的砲彈，減速，減速，又減速；但炸彈有落地的時刻，砲彈也有靜止的時刻。經過相當時間的『快』後，總長知道聽的人不會始終保持這般緊張的心境來領受，於是忽然慢了下來。這是我休息的時候了；我的筆還在動，但不必那樣快，統帥部能點頭拾起來，眼睛離開紙，我看看總長，他精神奕奕；看看聽衆，他們全神灌注，我於是右手奉令把毛筆掉過一端，左手也可以隨意動動

經過了『慢』的一段，第二個『快』的階段又接上來了……這樣一快一慢的不知有若干次，爲使精神不至鬆弛，我並不看鐘，却故意的想『還早哩，才記了沒多久。』這樣，我的全身並不稍稍疲憊。

預備號吹了，總長收束着他的講題，在下課號聲傳到我的耳膜以前的數秒鐘，筆也隨着聲音停止了。

「一五，一十，再加三正是十八頁，倘若我用的是三十二開的速記簿，那樣該是三十六頁。」我一面想，一面準備回宿舍倒床，因為



九十分鐘以後還有一場惡鬥呢。

李同志：下堂由弟紀錄，諱不來大禮堂。

鄒 奎

正要出發作第二次的戰鬥時，勤務兵給我一張寫了這幾個字的紙條，於是在辦事桌前開始了譯稿的工作。

『蘇聯顧問沒有來？』鄒同志未放下他的武器——紙筆以前，我問。

『沒有，我代你記了羅次長的訓話。』

晚飯前，鄒同志問：『譯了多少？』

『三分之二，』我說，『我是寫實派的，紀錄的時候，不輕易放過一句話，翻譯時可以注意刪縮，這篇講稿中有許多必須刪去，所以我略去很多沒有譯。』

『能把大意譯出來就很夠了，普通我記的很簡單。』

『這篇我譯得相當簡單，大概只有一萬字，如果全譯怕要加倍，時間不許我寫那麼多的方塊字，所以省去了。』這樣就結束了一天的戰鬥。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聽不懂的話。』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這句話大概再沒有比這更能體會得更深刻的了。其實廣東人不都是拙口笨舌的，有些對國語下一番練習功夫，說起官話來還是『要得』，不過總難逃出『藍青官話』的範圍。其實，除了廣東人，別省的人，也有許多講話，是令這人傷腦筋的。

今天記的是軍令部銓敘廳林廳長的訓話。林廳長大概是浙江人，他的話國語與浙江土語各半，弄得我十句中有三句聽不懂，其實純粹的浙語也不見得比這更難懂，這種混合語確實使我太『沒得辦法』了。

『反正奈不活也無奈，記大意好了。』服從統帥部 指揮記大

意了。

『……我們要增加工作效率，必須加強人事制度、要加強人事制度必須擴大鈴鼓廳的組織……』

廳長的話如同狂風暴雨，直向我的收音機灌來，可是傳到神經中樞時，他——神經中樞並不指揮我的手把收得的音，一律變成符號，乃是先經過一番剪裁工作才記下來的。

雖然不是句句懂，字字懂，但還不至於摸不着頭腦。『仔細的聽，擇要的記。』這是我臨時用的對付政策。

譯完了何總長的講辭，我便爬上了床。

雖然『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聽不懂的話。』但任何人既是對大眾講話，總不會完全叫人不懂的，只要能懂一半，瞭解大意，便可以用少許多譯的辦法應付過去了，入睡以前，回想一天的所得，以此作為終論。

### 「先理後記」

沒有進大禮堂，值星官已在戒『立正，』我知道白副總長已經上講台了，但走到門口，向速記席上一看，已經有一位同志在座。『果然白副總長的私人速記來了，這可以省掉少九十分鐘的戰鬥力。本來一天記錄一百八十分鐘是沒有辦法翻出的，這真我簡直是再好不能再好！譯稿去，第三堂來。』我這樣想着想着地便到了秘書室。第一第二堂的時間內，使我完成了林廳長的訓話。

下午是端木副部長的訓話。

端木副部長是北方人，精神很飽滿，講台比他略高一點，手帕常在他那肥胖而不很大的手中，眼鏡使他拭汗的動作不能做得很敏捷，腰間束了皮帶，但並沒有使他比胸部還細。

『院教育長邀我來把後方勤務的事對大家說一說……』

副部長的話是北方音系的，很是好懂，但我聽了一二句以後便知道『將有相當的快。』果然，他的話是隨着時間加速的，速，速，更速；起初我的筆還有停留的機會，但愈久愈忙，忙得筆尖飛了難掉過另一端來，只是颯颯的飛舞着，速符像行雲流水似的隨着筆尖滾滾而

外，如同萬馬疾馳，怒濤澎湃，大有一瀉千里之勢，

『這樣快！都記下來幹嗎！』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了，我的手感覺太忙了，而且忙得不值得，便這樣訴苦起來。

速度已到了最高點，看情形是不會再加了，但也沒希望這速度慢慢的減低下來，如果繼續讓手這樣揮舞下去，必至力竭而不可耐。有這緊急关头統帥部忽然下令『先理後記。』於是，重複的句子被丟掉了，不重要的解釋被刪掉了，不顯痛癢的枝節也被砍掉了，所記的只是這檔演講的骨髓，精華。

翻譯的時候我覺得異常快慰，因在紀錄以前我已用過『整』的工夫了，翻譯不過是符號寫成國字而已，並不必煞費腦筋去安排句子甚或段落的所在。

『李同志，你譯出的稿子使我們很滿意。』下午，我在野外遠眺，使目力調劑一下時，陸大的主任秘書對我說。

『好說，好說。』我這樣回答。

『講的是什麼、記的也是什麼；記的是什麼，譯的也是什麼。』

徐部長例外的由台下登上了講台，用威嚴的眼向台下掃射了一分鐘。學員的座位在他的指揮下調整了以後，部長用最慢的北方語開始了他的訓話。

我從來沒有記過這樣慢的講話，這為我真是『安逸』極了。部長有條不紊一字一字清晰的講着。有時，為要引起大家的注意，甚至停留半分鐘以上再繼續的往下說。

我的手有機會玩弄一下筆套，或拿手帕來拭拭些微的汗。因為時間充足，寫在紙上的符號，很正確，絲毫沒潦草的樣子，特種法則也可以不用，除非因飽飽筆而就誤了較久的光陰時，為要『趕上』才加點綱要法進去。但寫筆並不是必需的，乃是因為太閒了。部長始終用一樣的速度講着，我好終用這樣的態度記着；他不曾說出一句多餘的話，我不曾漏掉一個必要的字；他講的是什麼，我記的也是什麼，這樣我很從容的度過了九十分鐘，而且很容易的就把它譯出來了。

「全憑整理」

邱處長講的是「參謀教育講話」，因為要連續講一百八十分鐘，所以說得並不快，有時還在黑板上畫着戰況圖，和許許多多的表格。所講的大半是些專門名詞，對軍事我是道地的「門外漢」。所以臨陣我以前便擔心會在這種場合成為「丈二和尚」，但實際並沒有那樣。平時，我很自己喜歡翻看書籍，今天才知道有了用處。速記人應該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都要涉獵，不然「莫明其妙」的機會是很容易碰到。

邱處長在黑板上寫什麼字，我便在紙上寫字，他畫地圖我也畫地圖，他畫表我也畫表，反正「寫」和「畫」都比「講」費工夫，他既來得及「畫」我當然也一樣來得及「寫」。他說的是四川官話，恐怕學員不懂的專名詞，都寫在黑板上，我也照樣用漢字抄在紙上，這樣我便不會漏掉任何一個字了。

幸虧我平常對於報紙也稍為注意，不然他講起在東西各戰場的大小人名及地名時，便會目瞪口呆，莫知所措了。

我從來沒有記出這樣一篇稿子過，看啊！中國字，外國字，圖，表，符號長短的曲直線，樣樣俱全。人，地，制度方法，年代，軍器的名字無一不備。

我不能等待明天再譯，因為這種稿子全憑整理的，如果讓腦筋的記憶稍稍消逝一點，說不定會使一句一段，甚至一部分的意思因為「不適」而犧牲，但今天還有的時間不夠全譯『開夜車』『不幹。』『先用符號畫出一個輪廓好了，』於是我動手用符號把腦中的意思完全填在原稿上，勾劃得落段分明，並開始翻譯了一小半以上。

「我不要再聽其他的聲音，免得把另外一小半，弄忘了。」因為我以為睡前的記憶是比較易於保存的，所以很早就倒床了。

#### G. 戰後漫談

「參謀講話」譯完了，我的戰鬥任務已經完畢，我打算要回校了。

「我明天正好返校去。」我快樂的說。

「多要幾天不好嗎？」

『事情很急，不能再要了。』

『那麼今天下午我們出去耍耍吧。』

陸大名符其實的『大』，兩個鐘頭還轉不牠的範圍哩！鄒同志領我轉了一大部份，迎着吃飯號的音波又轉到了飯廳。

在辦公室的燈光下，翟秘書主任對我說：『你的工作我們很滿意，明天中午我私人請你吃飯，你能不能答應我的要求？』

『謝謝你的美意，我得在十二點鐘趕到重慶，不然恐怕搭不上船。』『可惜！你不能再留一天嗎？我希望你以後還能常常來玩，因為我們已經是熟人了。現在本校，軍令部，政治部等機關都需要速記同志，你能留下嗎？』翟主任對我說。

『如果各機關要速記人員，可以選在國文方面比較好些的同志到本校專修，我很抱歉，目前沒有辦法來助力，翟主任對速記很感興趣嗎？』

『我很羨慕有速記技能的人，但自己却沒有研究過，現在中國速記界究竟如何？』

『現在中國速記，也將近三四十種了，但最通行的只有十來種。對別家的情形，因為沒有一種團體性的組織，我所知道的很有限，至於敝校，學員已經將近八千人，分佈在全國各省縣甚至亞洲各國。』

我們這樣漫談到深夜方罷。

#### D. 凱 歸

『狂風暴雨鳴奏勝利交響曲』

『紅日照遍了東方，……看吧！千山萬壑……』在汽車上我馳目四野，不由得不得想到太行山上的風味。晨曦透過矻矻的霧氣斜射在重重疊疊的山上，現出朝氣蓬勃景象，農夫們辛勤地拔着稻田中的草，茅屋上炊烟裊裊，在霧氣中顯得格外悠閒，慢悠悠的繞上鉅空去，這裏與太行山絕不相同的是沒有那種『兵強馬壯』的『殺氣』。

山下是濃厚的霧，汽車似乎在霧上駕駛，行行重行行……跳下了汽車，我沒有半分鐘的停留，但走到江岸，九點鐘的船却剛剛開。

走了。

中午十二點鐘，我搭上了返校的汽船，船正在江面行駛，天上忽然密佈了烏雲，狂風突然襲來，電光閃閃，霹靂交加，大雨傾盆而下，浪濤不停的衝來，船身左右搖晃，江水常飛進艙中溼了大半行客的衣服。

胆小的人們摒氣凝神，坐在凳子上愚蠢地使自己的腰左右扭動着，想保持船身的平衡，母親們把孩子抱在懷中一聲「不得了」一聲「乖乖兒」地嘶叫着，大胆的人看見這情形忍不住笑出了聲音，我一面吹着口哨一面想：「安逸啊！風雨雷電在鳴是歡迎我勝利歸校的交響曲呢！」

第二天我才知道風雨雷電的交響曲，一面是迎我勝利歸校，一面却是送林故主席仙去啊！（完）

### 從「手腦並用」到「手腦合一」魏正權

校長曾經講過：「學習速記的妙訣，第一是練習，第二是練習，第三還是練習。」所謂練習，就是要你多多的去寫它，不過我覺得寫的時候，口裏要隨着把他讀出來。

譬如，手裏在寫「衣」的時候，那末口裏就要同時唸出「衣」講的對才對，並且一連串地不妨寫幾個或幾百個「衣」。你亦不要感到無味，或者手腕酸痛而停止你的練習，其實目前的無味，就是專來的有味，能夠從無味之中爬出來，方可走上有味的途徑，至於手腕的酸痛，是沒有用到工夫的緣故，凡是初學的人，個個都有同樣的感覺，如果要他不痛，即須不斷的練習，練習不懂可以免去痛，而且可以使手腕健壯，隨心所欲，基本符號的定型和高速度的發展，都有賴於此。

由於手腦的并用，并可逐漸的養成手腦的合一，所謂合一，就是要使它成爲一個東西，換句話說，就是要你手裏所做的，就是腦裏所想的，你腦裏所想的，也就是手裏所寫的，不要先後脫節，好比我們記講演的時候，聲音一經鑽入我們的耳膜，就要不加思索地吐出符號，這樣的記，決不是盲從的亂記，即是手和腦已經成了一個東西，指揮者就是被指揮者，被指揮者也就是指揮者，我們做一個速記工作者，如能做到這個條件，包你有偉大的成功。

# 我的第一次紀錄

張 子 堅

那是八月廿八日的上午，俄國顧問布爾林先生向我們講授「戰術的基本原則和運用的方法。」我鼓起勇氣，開始了第一次的實地記錄。

要去記錄是我們自動的驅使。成績好與壞，祇不過作第一次實地的試驗，以供我自己的參考而已，實在用不着怎樣的惶恐。不過，假使一個學過速記的人，紀錄反不如一般人的話，那是多麼慚愧的事呀！因之惶恐，緊張，不安，覺得我的紀錄必將失敗了，在紀錄時我是這樣的覺得。然而事實上整理的結果，並沒有像我腦筋中失敗的那麼厲害；但是，我却確實那樣的害怕過。這是初出茅蘆恐懼心理作祟的緣故。

當時我攜帶了自製的木板，作為紀錄的依托。雖然整腕紀錄我有過短時間的練習，但是左手握着木板，感到異常的不舒服，紀錄到每一張紙的下部時，就更覺不靈活了。幸虧我在上一週，總隊長講話的時候，作過一次非正式的試驗，在書本上寫了幾個重要的符形，就整理成一篇很長的講詞。所以我有個自信，祇要有少許的紀錄符號，就可譯成一篇很好的講詞了。

這一回因為我開頭就想多記一點，所以偏重於符號，以致一個沒有實地紀錄經驗的人，不能再耳朵同時去聽取講詞。當時竟有點慌張起來，失敗的念頭襲擊着我，我弄得糊塗起來。其實這都是練習還太少和不沉着的原故。

難道這第一次的紀錄已經決定我失敗了嗎？不，完全不是那樣；我回來整理的結果却使我得到意外的成功。誰都這樣相信：紀錄的詳細與明白，到底不是一個沒有學過速記的人所能達到的。

現在我再來從第一次實地紀錄的經驗中提供幾個意見：第一，頭腦要冷靜，切不要慌忙，惶恐。精神是能支配你整個的動作，祇要你自信你的紀錄是會成功的，勝利一定是你的了。第二，練習非常重要，整腕練習，也很需要。請你記住：成功是屬於練習有素的人。

# 警校兩月工作的回憶

張朝炳

## (一)第一次舉起了速記的武器

從函授初級起，到進高級，再到專修班，中間已經三年之久，因了過去時間的不夠和資質魯鈍，一爬再爬，才算從專修班爬出來，勉強達到了實用的階段，回頭看看函授成功的同學，禁不住道聲「慚愧」。

「學以致用」，我當初並未曾想到要當速記人，而是打算把速記作為輔助學術事業的工具，專修班畢業以後，仍然去過我的學生生活。但是，速記在今天的中國，實在太可憐了，速記人尤其更可憐——少得可憐，連我這顆速記小芽子，也竟要栽進地裏去。我們被辛勤的老園丁——唐校長，孜孜不息的灌溉出來：爲了學術事業，爲了情感，爲了社會的需要，我不能辜負了他的這番苦心。爲了這，今年的三月，我接受了派往警校去應徵，徵倖竟被任用。從我學力的淺薄，和技術的幼稚上去預測，這簡直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不得不第一次舉起了速記這武器。

在這裏，我願意把這短短兩個月中經過的戰鬥情形，向大家報告一點。沒有管過味的同學們，或許可以從中得到點什麼吧？

## (二)和方言搏鬥

記得第一次是和葉舜滄先生的方言搏鬥，「初出茅廬」就碰到了苦頭。葉先生是江蘇人，蘇口「江蘇白」自不待言，只有勉強應付下去，在勉強的苦鬥下，累得我渾身大汗。幸好葉先生講話的速度沒超過兩百字，不然的話，不「臨陣脫逃」，也得在火線後開小差了。

非但譯文使我不能滿意，儘管這是第一次。同時我還發現了聽覺器官的不忠實，神經中樞的優柔寡斷。「董仲舒三年不窺閤」，耳朵却向腦經撒謊說「董仲舒三夜不窺閤」，「不會成功」，牠報告得更含糊，弄得素稱武藝絕倫可以捕風捉影的戰士——筆，竟錯抓了「不



爲這個」，在翻譯後察覺時，真使人又好氣又好笑。

第一次戰鬥之後，真是學得了一點小聰明，就是多聽各地的方言，讓耳朵受嚴格訓練，因爲不這樣，養嬌了，以後非國晉或言語，她就胡亂向神經中樞瞎扯，使你判斷錯誤，指揮不靈，以致非吃敗仗不可，看你怎麼辦？

二次三次接連的戰鬥，慢慢地我也居然能指揮若定了。有時因計劃的周詳，也竟能大獲全勝。

### （三）一個有名的演說家

劉健羣先生是國內有數演說家之一，他的話很好懂，而且聽來令人「悅耳」但是速度就夠驚人了，確比馬克沁機槍的快還要快，每分鐘里碼在三百字左右，講得高興的時候，我想除了錄音器，就是我們晏資先生兩百字以上的速率，也難得到滿意的戰績。好的是劉先生的講詞很有條理，我可以分頭截擊，結果卻還相當滿意，個半鐘頭的激戰，被我捉到了約一萬五千個俘虜——講詞字數。同時也僅僅花了八個鐘頭的工夫，把牠們全部改頭換面過來（譯成漢字）真痛快。

### （四）不快不慢

大小數十戰中，使我忘記不了的，要算記吳鐵城先生的話了。要形容這次的得意，只有一句話，就是「安逸得很」。吳先生也許學過速記吧，我想。不然的話他爲什麼會如此的發軔速記入呢？他的話我相信不僅我說「安逸」，恐怕凡是記過吳先生講話的人都會這樣說吧！那真是不快不慢，不輕不重，還有條有理，既好記又好譯，整理也毫不費力，使我感覺得有興趣的是，在這次記錄中，竟會越記越高興，越記速率越增加。真怪！

### （五）不要「學術未成身先死」

零零碎碎的寫了這些，本來不想說了；臨時卻想到一件比前面更要緊的事。記得在我兩月工作快結束的時候，曾經有過一次長時間連續不斷的紀錄，大概將近四小時這麼久，前三個鐘頭還不覺得，後半個鐘頭可糟糕了，腦經失去反應，模模糊糊，手只是畫，卻又不知道畫些什麼？等到下桌子後，因了身體不支竟睡了幾個鐘頭，以致於

生起病來，從這點上，即是說速記人的身體比技術還要緊，千萬留心你的健康，否則的話，我也得說：「學術未成身先死，長使速人淚滿襟」了，因為我就是身體不好的一個，所以才造成這次的總崩潰——撤退。

（六）擺擺龍門陣而已。

兩月這短短時光的速記工作，今天已成了我的記憶。從回憶中來增寫一點經過，說不上經驗，只不過是和同學們擺擺「龍門陣」而已。

## 怎樣紀錄

### 「座談會」

曾廷獻

中國已漸漸地走上了民主政治的路上，以後我們的言論集會總會自由的，座談會是必然將比現在更要風行起來！

怎樣紀錄座談會呢？這是速記人應該研究的問題。

紀錄座談會和紀錄學術性的演講，難道有不同的地方嗎，對了，某些方面，是略微有些不同的。

一般學術演講會紀錄，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要詳盡，因為需要詳盡，所以技巧必須最熟練，也能夠言出筆隨為最好，這就是我們速記人所謂的直記法。

這種直記法，只用於紀錄學術演講則可，應用於紀錄座談會就有問題了！因為學術演講的演講人，他事先至少有一個大綱的準備，說話自然有條理，有系統，座談會的發言人，有時大都是隨機應變，東拼西湊，不免拉拉雜雜，瑣瑣碎碎，必須速記人用點腦筋，加以選擇，省略，去其重復，採其精英，它必須注意兩點：

第一：簡潔。有些發言人，故意用些不相干的話，拉長時間，以表示他講得好，所以重複又重複，別個講過的，他也要講，好像故意和我們為難的，但我們却漏要把他的語詞，整理得沒有一句多餘的話，無一個多餘的字。

第二：精確。我們又不能為簡潔，即封煞或遺漏發言人的意思，我們要做到「精」，同時也要得到「確實」！

其次：我們該用聽講故事的心情，去聽座談會中各人的發言，然後，我們的紀錄，才能做到輕鬆，流暢，手筆從心，毫不費力的把人家的意見一點一滴留在我們的紙上。

# 「句本位紀錄法」經驗談

鄧 順 綱

本刊第九、十期載有李錫九先生的『句本位譯讀法』，對於語音，詞，句子，解釋得很清楚。但我們要知道，沒有『句本位』的紀錄法，『句本位』譯讀法就無法着手。因此，以『句』為單位而攝取材料，才可以順利的完成。所以紀錄之中就含有整理和淘鍊的手法。

句本位紀錄法，是要以『句本位譯讀法』的理論為基礎的，我所說的是一點實地的經驗。

這裏所講的句，不是文法的研究或聲調的抑揚頓挫，而是講演者爲了表達心中意思，所採用的一種講話頓落，就是說一句話是怎樣說出來的，及所費的時間——過程。

大凡人的講話，離不了下列的幾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一句一句的講，句與句的當中，無形的停留着有極短的時間，這樣紀錄也比較容易。但也有許多不必要的重詞，重句，或不關重要的方言土語，更常帶些『口頭語』，如『這個……』『唉……』『也……』等等，可以完全省去。這種講話，到耳以後，有思索餘地，可以經過思維的初步整理。（這所謂『思索餘地』，是指聽取以後致慮特法的運用；所謂『初步整理』係刪去不重要的渣滓。）以『句本位紀錄法』去紀錄這種講演，應該是聽一句記一句。必須注意的就是紀錄第一句時，正是第二句開始的時候，這時腦筋，有三種用處；一是攝取剛才講的話，并指揮紀錄。但這記下的應是經過提鍊的語句，無關重要的完全刪去，這樣自然比原來的句子簡單，確實和有力得多。二是在紀錄第一句的時候，要趕緊攝取第二句話。這第二句話是第一句繼續發揮或補充。所以，可以根據它的主要音和中心意思，而省去重複和不大重要的副輔助語（即英文中的 *perdicat* 或 *clause*）但主要的短語和子句還是要記下，以好連貫上下一氣。三是在第二句還未完全記下，第三句又開始。所以又要經過腦筋的提

練，而靈活的運用各種法則。這樣依次運進，就可以舒服的完成紀錄的任務。可是要注意的，這只要經常鍛鍊養成習慣，是不困難的。因為每一句之後，只要很少的思索力就可以暢快自如的紀錄了。現在列表如下：

| 句 | 第一句                         | 第二句                                    | 第三句                  |
|---|-----------------------------|----------------------------------------|----------------------|
| 時 | 1 2 3 4 5 6 7 8 9 10        | 1 2 3 4 5 6 7 8 9 10                   | 1 2 3 4 5 6 7 8 9 10 |
| 比 | 1 2 3 4 5 6 7 8 9 10        | 1 2 3 4 5 6 7 8                        | 1 2 3 4 5 6 7 8 9    |
| 動 | 1. 聽取攝<br>吸詞<br>語句<br>2. 思索 | 1. 利用連綿公式<br>紀錄提煉後文<br>語句<br>2. 攝取第二句者 | 1. 聽取攝<br>吸<br>2. 思索 |
| 作 |                             | 1. 聽取攝<br>吸<br>2. 思索                   | 紀錄同前<br>(為時更短)       |

註：A. 在聽取攝吸的時間約去十分之七，內中隨聽即有思索有紀錄。

B. 紀錄是在聽的中間開始的。

第二種情形：是兩個字三個字一氣的。但這種非完全的意思或短語短語，也是自成一體的句；這一種比較好記。雖然是無數的短語短語，但句與句的距離時間比較長，這種情形利用上列的方式來紀錄自然更舒暢而順利了。

第三種情形：是講起來像飛機入砲，非常的快，發聲大吼之後，就告結束。（頂多不過三十分鐘。）但這一種講詞是先慢而後快，最快和音最高的也就是全文結束的時間。一分鐘內至少要講二百多字。這一種紀錄法比較困難，因為第一句沒有聽清楚，第二句第三句話就又接踵而來。這如果用前一種紀錄法則，第一句話還沒有記下一點中心，第三句話也就開始了。因此這種紀錄法，應特別把握時間。這種紀錄法雖仍以句為本位，但應隨聽隨寫，或紀錄大綱，以每一句的中心意思代替之；尤應注意靈活運用特種法則，以增強速度。

最後要說明的，句本位紀錄法，是要速符及各種法則相當靈活純熟才可以。否則，符號不準確，不流利，各種法則不能靈活運用，聽了還要換腦袋，那是記不成的。（完）

# 實 習 點 滴 鄧順綱

## 攻 防 配 備

### 一、衛

——要求是精，條件是快——

(一)要訓練指調極便的鐵軍——基本符號。在眼花時：符「仍不亂，而精。在緊張時：符號跟得上，而具有真詳的內容。在變化時：符號仍不失其最低的要求及條件。而保有速符的本來藝術，使「理」(速符)「譯」(國字)；或「譯」(國字)「理」(國字)時很方便，不費力。在音的學習上：能聽取并融解深奧的詞語，及方言土語，不致紀錄中途發生滯阻，而即將其轉變或為適合乎國音標準的符號。在拚緩時；應儘量地用簡代法，加速記音的完成。

(二)要配備強有力而富有機性的機械化部隊——略符。至少要有成千個速而確的常用詞略。詞的作用：是句的主要部份，每個詞在他固定的概念上，及意義上，是「句本位」的主要核心。詞的運用；應特別注意分配的得當，及合乎連寫一般的原則。在時間上：把一般常用詞用省略音符的「提高式」，以及省略詞語的「附離式」，來縮短時間，以促成迅寫的實現。詞語的內容，應從整句的文法上，文氣上，去了解他們彼此間的「實質」。

(三)要備有不可搖撼而機敏的空中堡壘——交疊，特法：句略，網略。以解決極廣泛的短詞，句略、及句、段、好來一個打一個，來一羣，捕獲一羣，這種工作，不求個個中獎，只求努力儲蓄。

(四)用「三多」祕訣，常常從事正式之聽寫。

(五)注意「身」的修養，身體不健全，則神經滯澀，運用不靈，戰鬥工具，亦無法圓滿完成。要能不因紀錄時間的持久，而疲憊，而影響紀錄的要求及速率。

### 二、學

——要求是博，條件是化——

(一)對「音」：要了解古今中外發音的原理與方法，及對於「譯、譯、理、」之密切關係。

(二)對「詞語」：要儲蓄極豐滿的常用「詞彙」（美好的、醜惡的、中性的）成語及格言、諺語、俗語等。

(三)對「常識」：要有學，學了，再還學的精神。（不是專學一門，或一本書），廣泛的學習古今中外的讀物。不分科學，不分界限，不分立場的學習。要具有古人的不問收穫（而有重心）只問耕耘（而有計劃）的學習作風。

(四)程度上：要文理精通，及廣博的常識。要修養到耳聽到，手即已用到的地步。

## 應得的估價

(一)符號上：要精確、美觀、寫得活潑、流利、輕鬆。聽到時；要不用想。寫到時，要不大錯；譯的時，要不為難；紀錄稿子，要久存，也能「辨識」

(二)內容上：要求「真」、「達」、「順」、「雅」而且要把握「中心」，抓住「特點」，並多多實地演習。

## 養兵在用

(一)學了就要記：只學不記，是空的。

(二)在記的方式上：有隨聽即記，分段聽記，及事後追記三種。

(三)在記的內容上：有指目、大綱、細目、中心、詳文。

(四)在記錄的需要上：有寫實的正規戰。印象的遭遇戰。野獸的運動戰。批評式的侵略戰。主觀改造的打搗戰，回憶性游擊戰。以及參雜性的混合戰。

(五)在記的過程上：應將所準備的一切——博的學識，精的技巧，準的心，銳的耳，敏的頭腦，捷的神經，快的手，都充分的運用於戰場上，而非臨機並覓機應變，使能運用自如。更須有秩序，有條理，有成竹，及謹守五到（口、耳、心、手、目、）及五不（不慌、不

亂、不怕、不在乎）而沉着應付之。

（六）在記的過程中：把不懂的，跟不上的，不能融會的地方，打個記號，待戰鬥結束時，立即訪問講者。

（七）上面一些是原則的，在作戰時，怎樣運用，確存乎一心了。

## 戰 報——譯

### 一、準備

（一）經常多讀（默、誦）各種速記記錄稿及速記書刊。

（二）將戰績檢閱一翻，加深戰後印象，而便完成戰報工作。

（三）把記的困難，立刻很虔誠的詢問講者。

（四）職業的寫，寫的是譯。健全自己的寫：暫可以不譯，只譯讀即可，并用漢字標明該講稿之題目及中心內容。

（五）找個靜寂的場合，安心清查戰果。

（六）找幾個有關題目及內容的書，雜誌，報章，以充實講詞的內容。（補充內容，主要的是爲了自用，把人家的變着自己的，但也有託記他書的省略法。）

### 二、着手

（一）在程序上：有先「理」後「譯」，有「譯」後再「理」的兩種。但若有高度的寫作修養者：可以在譯時省去理，而只在譯後，閱過即可。

（二）不要怕「譯」

（三）裝備的機械兵，及航空部隊，是自己的嫡系。作戰時指調既迅速，凱旋時，又可手到擒拿，一拖即出。

（四）記者的需要不同，翻譯時，自然內容也不同。

（五）一篇寫實紀錄，可以有幾種譯法。

（一）全譯；寫實全譯，並可補充心中回憶及個人所覺其欠缺而須補充者，且能環境下，並刪去累贅，繁雜的詞語及內容。

（二）譯大綱細目：用閱讀方式，撮其要者，分條分段，列舉指目，譯出。

(三)簡要者：完全以記者筆，寫出他的內容，越少越精越好。而不失原意，並合乎「應得的估價」為準。

(四)其他：需要那一部份，就譯那一部份。

(六)譯的時間：有記後即譯。(靠記憶，可以譯得更詳明。)日久才譯。(被動的，需要翻譯，靠符號的記載。)和只記不譯，而譯讀。(隨時都可以，靠符號的精確及平素閱讀修養的功夫)。

(七)在譯的疑難上，打個記號，可以檢討自己的得失及根柢。

## 結 語

(一)我學習速記，速記反教我學習，反督促我學習，而且，也幫助我學習。

(二)如果在講的前幾天，知道講的題目(有時報上刊有某某人在某某地方演講)，則先可以找幾本參考書，使於參戰時，更便利。

(三)每次參戰後，須詳加檢討，寫出缺點、經驗、及對講者之衷心評語。

(四)寫與譯的關係，雖有不同，然他確十分密切。往往一個能記的人，就能譯。記得順利的人，譯的自快無疑！然工作的完成，以一氣喝成爲妙。

(五)不怕麻煩，麻煩是學習成功必然的過程。



# 紀錄十日

吳風

三年以前，『速記』就和我發生關係了，可是，對它的認識，一直都是極淺薄的，學習心得自然一點也沒有，以至到如今，這不能說學到『運用自如』的境地。我，初學的動機，也和大多數的同學一樣，是好奇，本身的需要，並不迫切。因為那個時候，有優美的環境，超人的生活，對它——速記，並沒有如今天這樣的接近，根本那時也就丟在腦後。後來，我遭到社會的摧殘，直到影響到我的生活，——肚皮逼着我，使我感到人無一技之長，是很危險危險的時候，我才堅定信念，下定決心學習，於今年七月，始正式踏進了亞偉速記學校的大門。三個月的學習，確實使我長進不少，『皇天不負苦心人』，到今天，雖然沒有達到理想的收穫，但十日實地紀錄，總算得到了一點安慰。

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召開第二屆第五次大會，因為這是結束臨時議會進入正式民選議會最後的一次，曾商請校方派員參加，担任大會速記。校方對於人員的派遣，向來是審選過詳，可是，這一次，先期優秀同學，均已派盡，校中導師又不能停工去應付，函授成功的同學，有『遠親不如近鄰』之苦，在這重重條件之下，便把我這沒有成功的一員，派了出去。其實，這也是迫不得已的一齣。

九月十七日，到了市參議會，會場已佈置妥當，開會的人，亦陸續赴會，經同學曾廷獻之引導，介紹我認識了大會中的周祕書，他是四川人，中等身材，滿口四川話，對人和氣。於是向他請教了我的職務：講演，視察報告，及臨時動議，這一連串，從未經過的事情，都交给了我，當時。就使我心窩跳了幾下，周身一麻，精神上威脅着：『能否担當得起這項重任？』然而，我抱定『既來則不回頭』的信念，平靜了心，頓時神經中樞用命令的口吻指揮着，『要不慌不忙呀！不要太緊張呀！要無所謂呀！要記着，這是臨場的要訣呀！』於是，我全副的精力，集中在一顆心上，準備開始接受處女將待嘗試。滋味和痛苦。

上午十時，舉行開幕禮，到會的有中央黨部及各部院的代表，市長賀耀組亦到場，顯然，我馬上就要嘗試了。

紀錄席設在台下兩側，陽光充足，聽取便捷，會場也靜肅無聲，一切都沈默着，祇有我，拿穩了鉛筆，以不在乎的心情，應付着將可能遭遇的一切。

講演開始了，五個代表對大會開幕祝賀詞，我以『聽寫』的姿勢，接受了兩個鐘頭的攻勢，他們講的一口四川官話，尚稱可適。繼後，賀市長便開始用他的湖腔演說了。這湖南土語，頗傷腦筋，既聽不懂，聲音又低，耳，手，也不合上調子了，聽的不曉得是嗓子東西，手就硬不勁，手要動時，心硬要說『還沒有分辨清楚，動不得的，』處於急促當中，我的口便默默的下警告！『不得了呀！要協調呀！沈靜呀！』果然，命令沒有白發，霎時全身集中起來，靈機一到，換了一套『逐段紀錄法』——就是先聽到一無完整的意義和內容之後，再執筆記之。如此，對於他的話，才稍算應付下來。

第一日完畢，正該我休息的時候，曾同學問我『怎樣？』我只得半開心的：『第一次是揭破祕密的舒服，與沒有經歷過的惶恐，兩種情緒的交集。』

第二日的大會，大半市政府及市屬各局的工作報告，有書面就用不着記。最後，有兩篇視察報告，一篇是參議員楊芳齡先生的教育視察報告，另一篇是參議員曹擢宇先生的工務視察報告，這兩位教育與工務的研究者，有天賦的口才，出口都是有條有理，頭頭是道，修辭富麗，音宏而脆，講的又很快，報告辭無底稿，也無大綱，還真只有記下才行。但我是一個尚未成熟的幼苗，於此種情形之下，真也只有溜之大吉，轉而一想：『既來之，則安之』我無論如何要對付下去。

於是，在這一場惡烈的局面下，只有採用『綱略法』了——聽其要點，錄其真意。這樣一個半鐘頭的時間，戰鬥始告終止，因為全身緊張過度，以致累得周身大汗。

第三日是議案討論會，這種會，高速度是用不着的，只要把各個參議員的姓名和號碼記清楚，何人提，何人答，寫下來，沉着應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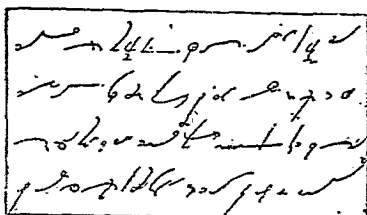
是足足有餘的。高速度在這種場合下，不但中用，而且反影響翻譯的時間及程次精力。同時，這種紀錄，上午記，下午就要油印交審查會審查的，當然紀錄的方式要以『簡要精純』的原則為最好。

這一次會議，是從十七日到二十七，會程共九日。每日上下午各開會三小時，性質不出上述三種，紀錄方法，也只用了這三套，全部講演稿共二十一篇，視察報告兩篇，其餘全是議案，討論會，暨紀隨譯，隨譯隨交，隨交即付印審查，然後始散發至大會各員。

這一次單槍匹馬的創試，又是八版的新型符號，足足周旋十日，從開幕到閉幕，也嘗盡了許多，現在回憶起來，倒沒有什麼可值得寫的，然而可值得寫出來的一個結論是：『第一次處女的嘗試，整個的過程，是『愛』的勇敢與『膽』的怯弱，和『歡』的熱情與『心』的惶亂的交集。』不管這話對不對，但至少第一次的紀錄者，大部是離不了這種情調的。我相信，第一次以至於繼來的無數次的致驗，將會告訴我：這反的一面——怯弱與惶亂必定能減少以至消失，勇敢和熱情，定會逐次增加。然而，還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永遠前進、不停留於既得的收穫上，換句話說，它還是根源於不斷的『練習』謹此獻與愛好嘗試的同學。

「各式速記評述」一冊定價六千元  
「速記經驗談」一冊定價三千元

# 亞偉速記學校 招生



(亞偉最新式流連速記總整理獨全文樣式)

## 速記

是駕乎文字之上的新工具，文字用得着的地方，速記可以代替它；文字來不及的地方，速記可以幫助它。

幫助它。

上列總理遺囑全文共一百四十五字，計一千一百九十五筆，用國字紀錄，每分鐘以一百二十筆計算，則需時九分又四十五秒。速記紀錄，僅六十八筆已足；故半分鐘即可全部記下。由此可知亞偉速記之簡單性，科學性。

## 面授

現設新聞速記專修科，政府速記專修科，商業速記專修科，速記師範專修科，在市中心夜間上課。並在南州、重慶、成都、武漢、鄭州，開設速記分班，先後開學。

## 函授

便利遠地及業餘課餘人士，特設函授部，採科學方法，通訊教育，保證同面授一樣成功。

## 編譯部

出版全國唯一速記學術刊物「亞偉速記月刊」，及速記字彙、速記叢書十餘種，學習參考極為便利。

## 服務部

本校備有專人，為各機關、社團擔任臨時或長期速記工作，訂有詳細規章，歡迎各機關接洽。

歷久不變，新式最善，方習容易，短期速記，收費低廉，同路最廣，詳出說明，圖冊一覽，校索即寄。

校址：上海迪化南路三八號